

隗杰斌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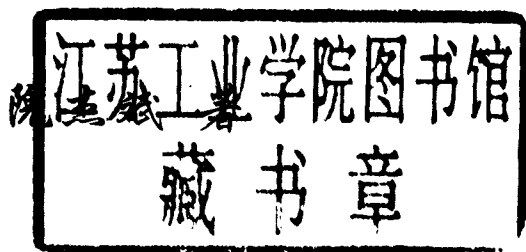
岁月如歌

隗杰斌 著

武汉出版社

隗杰斌作品集

背 坳 传 奇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背坳传奇/隗杰斌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11

ISBN 7-5430-3575-8

I. 背… II. 隗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的字(2006)第 134902 号

著 者:隗杰斌

责任编辑:吕植壮

封面设计:王 伟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1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wuhanpress@126.com

印 刷:武汉嘉亨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0.75 字 数:250 千字 插 页:2

版 次: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2.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法官，向着谁？	1
路.....	166
背坳传奇	205
后 记.....	337

法官，向着谁？

一

一踏进办公室，审判员裘实总显得忙忙碌碌的。是呀，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可不知咋的，这位年纪五十有四的“老法院”，干嘛老这样呢？

原来，自院长向同级党委主要负责人立下军令状，确保年度向地方财政上交十五个七位数的款额基数不变后，一个市场管理的竞争激励机制，便悄然引进到掌管生杀大权的人民法院。很快，一个方案出台了：多收快审，激励创收与法院干警挂钩，联系到单位、个人评先、晋级、晋职，与之实行“一票否决，”奖勤罚懒、优胜劣汰。综合奖、贡献奖、引进案源奖、特别贡献奖。不达标者，罚！取消评优评先，取消年度奖，直至下课走人。

能消极怠工，业绩平平么？

为不失去审判工作岗位，裘实总是坚持早出晚归。因为担惊受怕年度工作不达标会被提前清退，特留心关注起诉来庭的每一宗诉讼案，也总期待希望有所意外的收获。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办公室呀？一个不足十五平方米的办公室。论陈设，三张办公桌椅，两个立式文件柜。论办公环境，一边陈列着一张能容纳三人并排而坐的红曲木椅，另一边则摆

放着两张曲木靠背椅和一张茶几。除了设有一架自动饮水机外，没有其他值钱的东西了。

这是一间兼容两个系列编制的合署办公室。一个是法官系列，一个是书记官系列。法官系列除裘实外，还有一位30岁的男性助审员钟健和。书记员则是一个科班出生的女士，她姓孟名冬，今年才26岁。能和这样的身份人同室共事，倒确实为缘分，这样的安排也许也有组织者的道理。

然而，裘实心底，讲究的并非工作环境，思虑的倒是抢抓机遇和捕获信息。

意外收获却总一次又一次落空了。面对极具讽刺意义的、且颇具诱惑力的引进案源奖、节支奖、目标任务奖、超产奖，迫使他坐卧不安，以至不安分起来。于是，想千方，设百计，开辟案源，疏通渠道，为我所用，该利用的机会，该利用的人，该挖掘的潜能，统统都来，聊补“等米下锅”。在审判岗位，他干了二十余年，最让他闹心的莫过于审理合伙纠纷案。的确，能够顺利、平和地终结一宗合伙纠纷案，它不仅可以使承办人从中受到诸多启迪，而且也能够因此而使自己名声大震。

裘实所在庭人数不多，七男四女。一名文书，四名正、副庭长，三名助审，三名书记员，不足一个加强班的编制。而裘实正是这个庭抡大锤、挑大梁的中坚。就是这么一个11人的小集体，常年要担负起院下达的六个六位数的上交任务。而落实到裘实个人名下，上交额两个六位数，差一个子不行。

上周三，市里一家新闻媒体，以《这些索赔权利不能放弃》为题，报道了裘实乐于为民、系民以及维民权的二三事，并还配发了一组图片。

看到“优秀法官”这个耀眼的光环，他几乎连自己都难以置信。裘实原来是一名“工农兵大学生”，拿的是大学文凭，学的是初中课本，实难恭维的小学文化程度。但他，始终以惊人的毅力，一举考上法学研究生，洗刷了耻辱。现今，他的大名见诸报端，并且冠以“资深法官”的美称。对此，他固然暗自高兴，但也不大介意。仅仅希望这篇报道能成为一则广告，带给他源源不断的案件，不愁自己的终极目标不能实现，以免失业、下岗受惊吓。

当裘实来到这间办公室的时候，门外走廊里已经出现了好几个当事人，有补交诉讼证据的，有慕名选择办案法官的，有咨询法律政策的。他们中，有的面向窗外，有的靠壁沉思，还有的则在走廊内来回踱步。

从来访者身边走过时，裘实真想痛痛快快地大喊一声：“谁个要求在本庭立案，可以先接谈，”但这阵子，毕竟他没有喊出声。因为那样做，不符合现行案件立、审、执分设的原则，而且，能有多少当事人知晓法院内部分工呢？

去了办公室，打扫卫生是裘实上班要做的第一道功课。于是打开水、拖地板、抹桌子和柜子。女书记官孟冬怀揣一叠案卷材料走进来，漫不经心地放在对面助审员钟健和桌上。

“今天，可不愁失业呀！”钟助审这时刚换上审判服，坐到自己位置上说。

孟冬听了，指了指在身旁的报夹，很是认真地：“裘审判一见报，恐怕打民商事官司的都来了。”

裘实这阵子岔开话头，装作一往情深的样子，关切地：“有没有要求更换案件主办人的？”

“鬼晓得呀！我没来得及问这些求决的当事人。兴许有吧。”孟冬笑笑，走出室外。

裘实急切地翻了翻刚领来的诉讼卷，都是些什么偿还债务的，请求解除租赁合同的，主张追索买卖合同拖欠货款的。他猛然一抬头，像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似的，眼馋地望着钟健和桌上堆放的那叠卷宗。

钟助审会意地笑笑，说：“别急，裘审，饭，一口口吃，仗，一个个打，案，一宗宗办。说不定到最后，能抓住一条大鱼的。”说完，拿起最上面的一份立案审查登记表，走近门口，使劲地喊了一声：“朱湘湘！”

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看上去约莫六十开外，花白头发，鼻梁上还架着一副老花眼镜。她应声走了进来。

正在这时，只见门口出现了一名男子，四十来岁，一米七的身个，面部白皙，西装革履，身体微显发福。他神色慌张地闯进来。“打扰一下！”没等裘实抬头，他又继续道：“二位都在，我今个儿走个后门，插个队。”

钟助审正埋头翻资料，闻声抬头，眼睛一亮，原来是庭长郝南繁。

裘实转过身来，惊异地瞪大了眼睛：“郝庭，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晚上！”郝南繁笑盈盈地。

“怎么也事先不打声招呼，也好接触一下原告嘛！”钟健和赶紧插话，埋怨的口吻中很显温和。

“什么接触原告？院里仅派了一趟车，我费了好大周折，是我们进了贡才把它从达都市中级法院里头争取过来。”

裘实目不转睛地打量着郝南繁，颇为幽默地：“为了庭里的集体荣誉，为了大家的利益，郝庭可真是操碎心啊。就是黑了点儿，瘦了点儿。”

郝南繁没弄明白裘实的话意，也跟着说：“千斤重的担子万人挑噢！”说着说着，他立刻把话锋一转，自我陶醉般地：“你们知道么，这宗诉讼案是我们县开放开发以来第一宗投资纠纷案，涉案标的额逾五百万，仅案件受理费一项就二万七千多呀，相当我全年上交任务数的三分之一还多。”

裘实听了，觉得郝庭这人真有能耐，真了不起。一宗超标的诉讼案，公然在他手上把级别管辖权争取过来了，而且听说是中外合资企业。他没有把话挑明，却心里犯嘀咕：哼！别高兴得太早，说不定……

“听说，被告港华工贸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合资企业，公司占地面积 8000 多平方米，建筑面积 6000 多平方米，拥有固定资产 400 多万元，主要生产塑料制品、浴帘、窗帘等日用商品，产品主要销往欧、美、东南亚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浴帘、窗帘 300 万个。该公司 2003 年实现销售额 4080 万元，实现出口交易值 200 万美元，完成利税近 100 万元。这个公司听说十分注重管理，狠抓产品质量与售后服务，取得了较好的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特别听说这个公司的老板是咱们连城的封闭管理企业，老总是政府四大家的座上宾，还听说是咱们庭长的同学，大伙计在外面都这么议论……”钟助审终于说出了掏心窝的话。

“我不否认，”郝南繁十分坦然地。接着说：“我高中同学中，确实有一位是从事工贸的民营独资公司老板。就因为高考

那年，差那么几分被落选。后来，他在其胞兄的塑料有限责任公司跑业务。仅三年下来，他从中积累了不少经营经验。后来，兄弟分手。他另起炉灶，办起了自个儿的企业。在沿江堤街办起了工贸公司。据说，他投资了上千万元。”

钟助审听了，忍不住发笑道：“那你家的窗帘该是港华替代了，港华生产的东西该有你家一席之地哟。”提起沿江堤，裘实总是兴致勃勃的。

“哎哟，沿江堤的塑料精品太有市场了。要有空闲，你能带这帮兄妹上那儿走走，观光观光，见识见识吧。”钟健和说得眉飞色舞，恨不得插翅高飞，立马前往，哪怕享有一两件心爱的物件也行。

裘实插不上嘴，不免有些难堪。忽然间，他突发奇想：“郝庭，你引进的那宗案算作谁的任务？你是否亲自操刀哇？！”

“哦，我差点忘了！我昨天还专门和我那同学通了电话，他告诉我，说他请了诉讼代理人，这不，就在外面等着呐。”

“请叫他进来吧，我问问，看还有没有新的证据要提交法庭？”裘实自作主张说。

“对不起，人家指名道姓要找钟健和承办，你就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吧！”郝南繁机灵般地眨巴着眼睛，边走边说。他转身走向门外，居高临下地：“钟助审！”说着，他向站在一旁的一位青年男者使了个眼色：“问你呐，戴莉！快，上这儿来，把你被代理人的想法和要求，同钟助审谈谈。”他的话音一落，向钟健和做了一个滑稽动作，一齐进了庭长办公室。

裘实再次难堪地坐回桌前，头也不抬地问身旁的老太太：

“您老来法庭，寻求什么法律服务？”“我所起诉的港华工贸有限公司侵权案，在达都市中院好好的，凭什么突然移转到了你们法院，听说是你们法院派人到中院去争取来的，还听说被告代表人是你们郝庭长同学，是他强争恶要引进过来的。贵法官，我要求姓郝的回避，连同他现指定的办案人。还有，我请求上报的那位资深法官，承办我这宗案件。”老太太有些激动，一进门就劈头盖脑地唠叨个不停。

“这个，那您就书面向院领导反映吧。”裘实解释完后便起身，目送老太太。然后招了招手说：“下一位！”

二

郝南繁和钟健和趁原告朱湘湘被请进室内的一刹那，匆匆离去，随即进入了庭长办公室。

听见“下一位”的喊声，朱湘湘焦躁不安地再次往室内走去。她那迫不及待的神情，或许眼前的法官裘实，正是她急于寻求又期待已久的目标。

临了，儿媳赶忙抓住婆婆朱湘湘的胳膊说：“慢点儿，婆婆，往里边走。”

眼见第三位依旧是刚才接谈过的原告，裘实倍觉奇怪。心想，您刚才不是已经来过吗？怎么啦，变卦翻脸啦。他没做声，只顾着让座、倒水。朱湘湘一坐定，裘实不禁怦然心跳。后一想，不对。要么，书面申请已经向法院领导交过，或许答复不令满意，重头再申述一回。他没猜错。她绝不是傻子，绝不像缠诉无赖之人。兴许她确有难言之隐。他意识到连城法院调处这起侵权纠纷案、既蹊跷，又忧虑。

蹊跷什么呢？

裘实心里开始隐隐作痛，他没有细想。几乎在一瞬间，他心里塞满了种种假设，又一一推翻，仅仅保留最希望得出的一种结论。他十分清楚，法庭是最让人讲话、说理的地方，通常又是人们最不愿进出的地方，也是有事又必去无疑的地方。不错，有诉必受，有冤可申。法院决不是为某一个组织、某一个人而专门设立的，也决非专为某一个组织、为某一个人服务。对于眼前的原告，她进出反复，作为为民排忧解难的法官，对

于她内心世界与法官职业道德的碰撞，看来就将发生。他猜，自个儿难逃一劫。

“裘法官，她是……”朱媳欲讲话。

“等一等。”裘实摆摆手说。说完，不慌不忙地拉开抽屉，取出信访登记簿，然后从笔筒取出一管笔，翻开登记簿。

“请陈述一下您老的自然情况好吗？”

“我叫朱湘湘，”原告回答说。“现年 68 岁，汉族，籍贯连城，职业：达都汉府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职务经理，住达都市致富大道 339 号。”

“哦，连城，本土。咱们都同乡。”裘实极力使原告亲近起来。

“娘家还有些什么人呀？”

“噢，对了，是沿江堤镇。”或许是年纪大的缘故，或许是心急，朱湘湘答非所问。接着继续道：“现在由镇改叫街道办了。瞧，我还是老皇历。”沿江堤，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念等同志曾经生活和战斗的地方，也是革命老区。“那里，既是生我养我送我走上工作岗位的地方，同时，也是我经营投资、被坑被骗被宰的地方。”她说到这儿，突然停住。好像是在叮嘱自己说，思维不能乱，头脑要清醒，沉着、再沉着。“哎”，过了一会儿，她站起身，好自信地把手向上空一扬：“就是离县城三四十公里处的西南角，就是那个鬼地方。”

“嗯，早有所闻。”还是在这一个月前，裘实从他人口中就得到了这种信息，知晓朱湘湘投资的许多“笑料”。“听说您没有忘记故土人民，并投下巨资，发展工贸企业，”没等裘实说完，她谦和地摆摆手，然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嗨！”

“有什么冤屈的地方，给我说出来看。”

“哎。”

这可是信访的关键所在。他握笔埋首疾书。

“事情是这样的——”

2004年2月8日。就是这个今世难忘的日子。那天，朱湘湘应邀参加了一个招商引资洽谈会。原来，连城县外商投资办公室、县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县对外贸易合作局，联合在达都市长久大酒店，召开对外招商项目新闻发布会。身任达都汉府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的朱湘湘，看了眼花缭乱的推介宣传，对故土的投资开发热动心了。

一个合资合作开发沿江堤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意向很快形成了。

她清楚地知道，沿江堤这个新辟的工业园开发区，离省会都市极近，水陆交通方便，环境优越，投资政策优惠，不失为合资办厂的风水宝地。说是在这里筹建沿江堤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论证可行，又何不为老区人家做些实事呢？看了公司发起人白卓炽的生产基地，她倍觉白卓炽投资数千万，在诚信问题上不致有任何质疑。

在连城县招商办的精心策划下，终于，一个由港华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卓炽为控股方、达都汉府建设投资公司总经理朱湘湘、香港实华工贸有限公司经理霍雪纯为投资方的合资合作合伙协议性文件草签就绪了。紧接着，一个合营协议、公司章程、董事会会议纪要，分工等具法律意义的文件，很快出笼、并且，在不足一周的时间里，一个“沿江堤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和谐、平静、微笑声中诞生了。

一切都美好地向前发展着。

根据董事会的决定，该认缴各自投入的股本了，以供验资、进行企业登记。

2004年3月9日，不错，就是2004年3月9日。那天，朱湘湘起了个特早，她私车代步去了中行达都办事处。根据所谓董事长白卓炽的口头指令，为名符其实的中外合资企业，必须注入外币或港币。这样，登记中外合资企业方可一路绿灯。朱湘湘也百依百顺地将自己筹措的500万人民币径直汇入香港霍雪纯个人账户。可是，万万没有料到，率先入股的这一步竟是走向万丈深渊的第一步，以至踩进了陷阱而不能自拔。2004年3月9日至3月16日期间，朱湘湘对白卓炽、霍雪纯设下的投资圈套，完全蒙在鼓里。由于朱湘湘投资心诚，白卓炽差欠霍雪纯近200万元的借款期限已逾数月，霍雪纯几乎一天三个电话，老在催索。为了却这桩心事、白、霍俩一合计，一个阴险、狡诈的阴谋形成了。白卓炽谎称香港有一批工贸生产原件，需廉价急购，于是，口头通知朱湘湘分两期次汇齐500万。很快，白卓炽将自己承诺的，由朱湘湘出资的500万股本，扣留225万作为偿还霍雪纯的债务，其余款275万元人民币由霍兑换成港币再汇至朱湘湘，并通过电传形成了文字根据，履行了投资入股的财务手续。

接到霍雪纯的香港汇款，朱湘湘犹如晴天霹雷。怎么了，500万元人民币怎么兑换成156万元港币呢？

她现在知道了，这其中必定有诈。自觉上当受骗。可是，她查觉得太晚了。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她拨打了白卓炽的手机，空号。再拨

打他公司电话，欠费停机。惊恐中，他找白卓炽，可是都说不在。人呢？

她随同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去了香港。见到霍雪纯后，回答退款的结果是三个字：“找白总！”

“我要起诉你，起诉你合伙诈骗！”

“你诉，你告，我在香港等你啦！”霍雪纯如是说。

可是，要诉，得司法协助，但，“眼前行吗？”

“裘法官，你说说，我比窦娥还冤呐！你说，我背时不背时？225万元呵！不是个小数目，事关我们朱家三代十五人口的性命啊！呜呼——”

终于忍不住了，朱湘湘哭出声来。

不知过了多久，朱湘湘在裘实的劝解下走了。

这时，钟健和从隔壁庭长办公室内出来，欲回自己办公室。通过内走廊，他边走边张扬道：“裘审判。”

一进室内，钟健和接着说：“这回可抓到一条大鱼吧！”

“不是我抓的，是郝……”

孟冬尾随郝南繁的突然现身，打断了裘实的讲话。郝南繁的这次到来，不为别的，是要审视刚起诉到庭的这批诉讼案，其目的是使自己做到胸中有数，并根据案件易难程度，确定分到具体承办人。见朱媳的第三次出现，郝庭没再同她打招呼，欲去时却被朱媳拦住：“郝庭长，本家这宗诉讼案，确定合议庭组成人员没？不会有什么节外生枝的事吧！”

“你们婆媳放心回去好了”，没来得及让郝南繁答腔，孟冬便抢先说道：“没见报上说吗，裘实审判员是优秀法官，又是资深法官，是连城法院的业务精英。像你们家这种案，对裘

审判，不就是小菜一碟，是不是，裘审判？”

裘实故作镇定，“试试看吧。倘若当事人自觉我办不公，可以请求重新换人。”

“试试？这宗案并未确定给裘审呵！”郝庭开始初显威严。不由分说地：“原告及其代理人，你要知道，裘审判是本院资深法官，又年龄偏大，他经办案件特多，实在我不忍心给他工作加码、加压。待我们商定后再依法使唤你到庭出席庭审。”

朱媳听出了点意思，俯身同婆婆耳语着。

“郝庭”，朱湘湘开始发话了。“如果没猜错的话，你大概是白卓炽的同学吧。在这以前，白卓炽时常提到你，他说他有位郝姓同学，在连城法院当庭长，并还常夸奖你办案如何、如何能……”

“好了，好了。您千万别听他瞎吹。”郝南繁荡开了一丝笑颜，一拉朱湘湘的上衣襟，截住她，温和地说：“朱老，你们究竟入伙了几久？”

“才几个月。”

“怎么这短暂时间就发生纠纷遇有不快事呀？”郝南繁一本正经，却又以守为攻。接着，皮笑肉不笑地说开了：“……不是也听我那同学说过吗，他说你在达都市中院，也有那么几个铁杆儿，甚至还有几个暗中搭着干股，不都常为您出谋划策吗？”

“噢！”裘实这才发现，诉讼的背后竟还有这么些鲜为人知的事儿。他瞧瞧朱湘湘，望望郝庭，最后把目光聚集到朱媳身上。